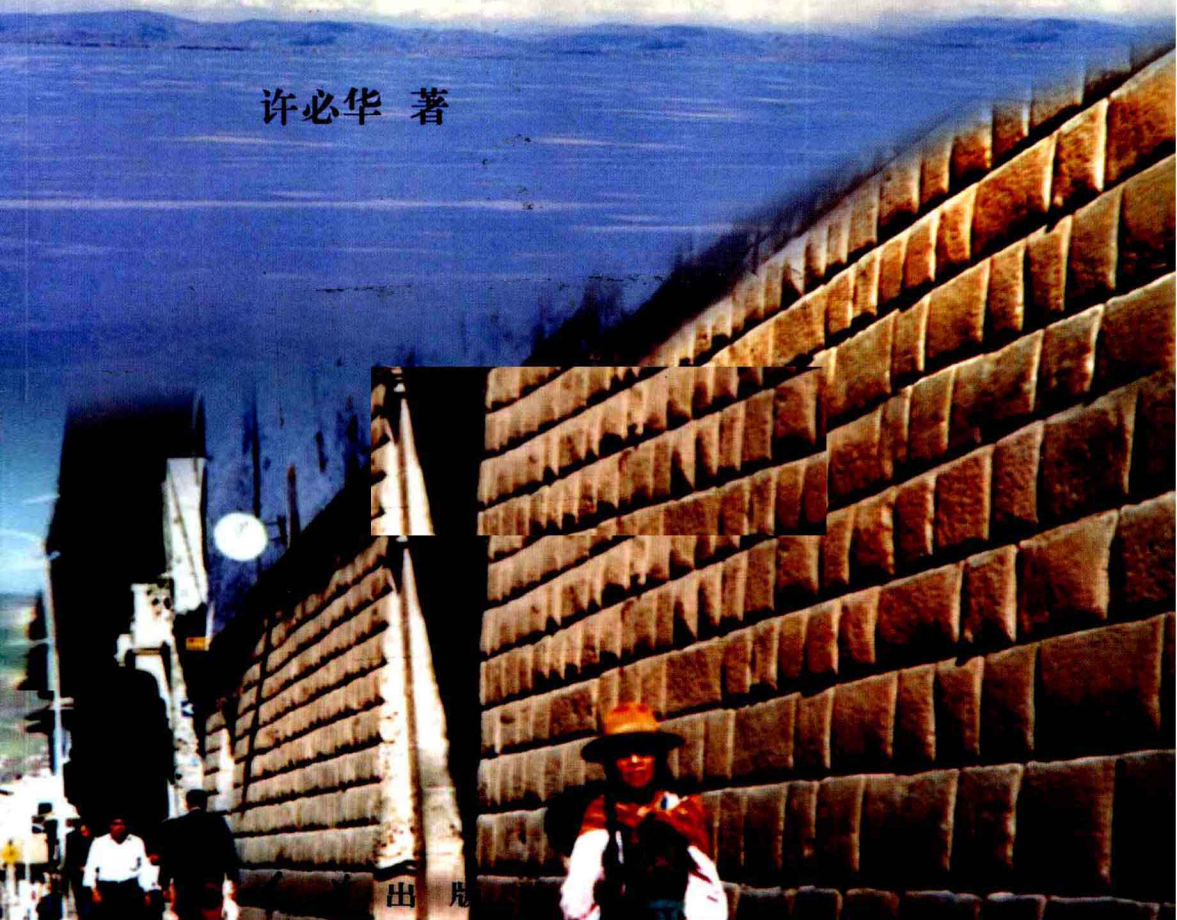


遗失的 印加帝国

南美高山湖的传说 太阳神显灵的地方

许必华 著



出版

啊，印加，在我的记忆里！

遗失的 印加帝国

南美高山湖的传说 太阳神显灵的地方

许必华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失的印加帝国 / 许必华著.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051-2111-9

I. ①遗… II. ①许… III. ①印加帝国—通俗读物

IV. ①K778.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5800号

书 名 遗失的印加帝国

著 者 许必华

出 品 人 高海浩

责任编辑 李 云

总 监 制 徐永新

装帧设计 舞夺金华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64068163

E - 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64024637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项 目 部 010-8402661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 / 16

字 数 249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2年3月北京第1版

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1-2111-9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自序 |



抹不去的“印加”记忆

印加，是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的主要族群。

印加文化，是印加人创造的文化，它和北方墨西哥高原的阿兹台克文化，墨西哥东南角上的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的玛雅文化，构成拉丁美洲历史上三支最灿烂的印第安文明。印加文化包含的国家有：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和巴西。

1971~1987年，我受新华社派遣，先是临时出差，继之常驻，在拉丁美洲的十几年间，主要是在南美工作。这个机会，对于学习西班牙语的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当时，我心情好、志气扬，发愤要认识拉美、报道拉美，为新中国的国际新闻事业拼搏一番。第一次到秘鲁采访，是在1973年。一走近500年前辉煌一时的“印加帝国”，我立刻为当年印加首都库斯科壮丽的历史遗存所惊叹：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古城繁荣依旧，宽宽的青石铺就的街道、厚厚的石块砌成的建筑、头戴红色圆帽身着多层红色布裙的印加妇女





和头戴耳帽身穿“奔裘”的印加男子等，一派浓浓的印加色彩。当地的朋友对我说：“西班牙人入侵之前，这里是强盛的印加帝国，今天的秘鲁就是当年印加帝国的主要部分，今天的秘鲁人就是印加人的后裔……”

“印加”这两个字对于我，是新词。在北京学习西班牙语时，老师讲课或老记者作报告时，也从未提及过。如今来到秘鲁，听说了，看到了，一种记者的职业本能，驱使我去追一追、听一听。1984年，我重返拉美，经巴拿马去哥斯达黎加时，一位巴拿马朋友说了个故事：1513年，当时占领巴拿马的西班牙人头子巴尔博亚带队沿太平洋去南方寻找“黄金帝国”，他向在海里捕鱼的人问路：“前方是啥地方？”捕鱼者不明其所问，随意答道：“是peru”，意思是“水”。巴尔博亚误以为“peru”就是产黄金的地方，后来虽说他们占领的地方叫“Inca”，但还是一直称它为“peru”，于是，Inca-peru就连在了一起。至于汉语中的“秘鲁”、“印加”，当然是到秘鲁“打工”的“契约华工”，即“中国苦力”叫出来、写出来的。

印加人，散居在绵延几千公里的安第斯山麓、山上、山下、山的两侧、山坳中的的喀喀湖中心的小岛上、湖畔树丛中的木屋里。他们的村庄随着山势的起伏，建设得高高低低，有的海拔几百米，有的四五千米。历尽风吹日晒的印加人，默默地在湖中打鱼，在山岗上耕耘、劳作，创造文明。他们崇拜太阳，说自己离太阳最近，是太阳的子孙。15世纪初，西班牙人闯来，占据他们的家园，掠夺他们好不容易炼出来的黄金、白银，凡是西班牙王朝喜欢的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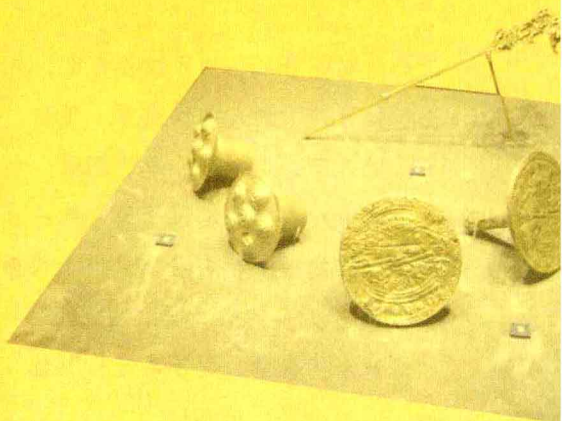
西，他们就用尽一切手段去掠夺，并运回去！长年累月，印加人苦难深重。于是，开始反抗了，搏杀了，一个个斗争的场景，动人心弦，其中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最后的一幕：他们把正在冶炼的一炉黄金液体灌进了被抓到的西班牙占领者头子的喉咙里，并且说：“我们满足你对黄金的贪婪，喝下去吧！”他“喝”了，他上西天去了！精彩！

前前后后，几次对印加帝国的采访，特别是跟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安第斯山中奔波的一个多月，我着实被印加文化迷住了。其情其景，永生难忘！印加人的历史、印加后裔的今天，是诗、是歌，是写不尽、拍不完的！

西班牙人把印加帝国彻底摧垮了，能抢的，都抢了，他们给印加人留下什么？除了罪恶，还有拿不走的语言和建筑。我在研究印加历史时发现：在南美说西班牙语的国家都可以寻求到有关印加文化的材料、书籍；但是，既有印加风格又有西班牙痕迹的建筑，只是在秘鲁才能看到较多。这是符合“物质不灭”的定律的。

印加帝国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一个国家，相当完整。它有帝王、军队、政权、城市、统一的语言（克丘亚语）、邮政、公路网和初级的工艺等，几乎包括了方方面面。我为了认识这个曾经的帝国，费了不少劲，仅参观博物馆一项，就花了太多的时间。在那些日子里，我与之聊天最多的是考古者、历史学家，还有老百姓，不论他们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也不论是识字的或是不识字的，我都与之对





话。他们说的，再加上我收集到的书、画、小册子，就可以分析、认识，以至最后成文了。

4 离开印加帝国很久了，这本书写成也有了些日子，随着时代的进步，出版前我对书中文字略加修饰。印加人的模样、神情还在我的眼前晃动，具体的数字、具体的故事情节也许还要翻一翻书，查查我当年带回来、保存在书柜里的本子，但那些形象的东西，只需稍加回忆就又鲜活起来了。

啊，印加，在我的记忆里！



◀ 这是一张拉丁美洲南部的略图，左侧深灰色部分即为当年的印加帝国主要版图。深灰色部分中部右侧标明的库斯科，是印加帝国的首都。



CONTENTS

遗失的印加帝国

目录

自序 抹不去的“印加”记忆 /1

1. 安第斯山麓访古 /1
2. 神话与历史 /8
3. 的的喀喀湖 /12
4. 印加的脉络 /18
5. 扩张引起战争 /24
6. 前印加文化 /29
7. 印加人有点蒙古人的模样 /36
8. 奔袭与耳帽 /38
9. 克丘亚：印加人的统一语言 /41
10. 奇妙的绳结 /44
11. 塔万廷苏尤 (Tawantinsuyu)
——印加世界的四个部分 /52
12. 印加王朝 /58
13. 古都库斯科 (上) /67
14. 古都库斯科 (下) /73
15. 令人惊叹的巨石建筑 /77
16. 村社“艾柳”之谜 /92
17. “塔图”，4500米高山上
的土豆 /95
18. 赋税的形式：徭役 /106



19. 山乡小屋 /109
20. 农民生活和他们的女人 /111
21. 印加人的三件宝 /116
22. 骆马——羊驼 /124
23. 羊驼、木筏、女人的背 /131
24. 遇水搭桥 /135
25. 古时就有公路网 /139
26. Tampu——路边小客栈 /144
27. 邮差“查斯基” /146
28. 嫩玉米的舞蹈及其他 /149
29. 印加人爱走市场 /155
30. 金子和银子 /159
31. 制陶业和陶器工人 /164
32. 这里的毛料，不一般 /169
33. 草药与巫术 /175
34. 死者的等级 /182
35. 神权政治下的罪与罚 /185
36. 为归顺者涂抹上印加色彩 /188
37. 大厦何以顷刻坍塌 /191
38. 我怀念“真正的英雄” /196
39. 探访被人遗忘了的城市 /201
40. Chifa——吃饭 /205
41. 看不见人影的赤道 /207
42. 说克丘亚语的女外长 /211
43. “我的根在印加帝国”
——秘鲁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
血统的总统托莱多 /214

○ 后记 /221



安第斯山麓访古

逶迤千里的南美最高山脉——安第斯山海拔3812米，山上有世界上最高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是印第安人的故乡。气势磅礴、巍峨壮丽的安第斯山，哺育着南美洲的亿万人民。从遥远的古代起，印加人就在这丛山之中、高山湖之滨繁衍生息，抵御外侮，写下一页页不可磨灭的诗篇。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由秘鲁考古学家伦布雷拉斯陪同，在安第斯山中奔波了一个月，考察遗存在它西侧的古代文化。我曾随行采访。

时值四月，正是秘鲁的秋天。景色是瑰丽的：玉米黄熟，高粱红透，棉田如雪，甘蔗花盛开。一个秋雾弥漫的早晨，我们乘车从首都利马出发。一路上，山花烂漫、苍松劲拔，汽车开足马力，翻过一道道山梁，穿过气候变幻的雨雪地带，到深夜12时，才抵达秘鲁最早的文明——恰文文化遗迹最多的安加斯省的省会瓦拉斯。

■ 恰文文化

陪同我们的伦布雷拉斯教授是恰文文化的最先发掘者之一。他先领我们参观了一个小型博物馆，看到了在瓦拉斯出土的恰文时期以及在它之后几个历史时期的石刻和陶器。第二天，我们就起程去恰文。汽车沿着圣达河行走，继之过峡谷，登雪峰，钻隧洞。中午时分，来到一座不太完整

却又颇为雄伟的古庙石建筑群面前，这就是恰文文化遗址。于是我们停下来，开始考察。

恰文是一个小小的山村，正面是湍急的莫斯纳河，背后是印第安人居住的群山。1919年，秘鲁著名考古学家胡利奥·特略在一场山洪之后发现了它，经过考证，证明它是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时的遗址，也是秘鲁最古老的文化遗址，恰文文化即因此而得名。

庙宇建筑是恰文文化的重要特点。它集中表现了那个时代人民的艺术才能。



◀ 恰文，是印加文化，中国考古学家夏鼐率团考察秘鲁时，来到这里观看遗迹，这块石头上凿的七个洞被认为是天上的织女星座，夏鼐先生和秘鲁考古学家伦布雷拉斯在用英语交流看法。

这座恰文时期的神庙，正面是一个四方形的梯状广场。广场的第一层上，有一块大石板，上面凿有7个不太深的圆坑，伦布雷拉斯教授分析说，这是天上的织女星座图案。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恰文人就已开始研究天文。再上一层，在巨石砌成的大墙正中，是第二道门，门两侧是两个高大的圆柱，上面各雕刻一只鹰，纹理细腻，虽经历了数千年风雨剥蚀，仍清晰可见。古庙右边，正在发掘一个圆形小广场，它的周围墙上砌着有各种图案的石雕，有凶猛的美洲虎，有手持武器的勇士，形象都很逼真。从小广场走上最高层，有两个“地下迷宫”。宫门口十分隐蔽，处在乱石之中。我们从右边一个入口下去，踏着笔陡的石阶，一步一步向下移，在约莫距离地面2米处，台阶消失了，进入一条宽阔、高大的巷道，脚下是泥地，两边是砖壁，越向里走越黑，细心的主人这时在前头打亮了手电，我们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这时我们才得以看清，巷道是纵横交错的，还有一个个房间，里面存放着一些发掘出来的人像石刻。在一个不太宽的交叉口，竖着一个约4米高的石柱，上面刻有众多的人像，刀法很细腻。秘鲁和

中国考古学家们一边看一边分析，但都难以得出结论，不知道这个石柱是件什么物品。我们从入洞到出来，足足有两个小时，要不是有人领路，真的要被迷住了。

正在这里进行修复工作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告诉我们：这座古庙的另一个巧妙之处是它的地下水道的设计。在依山而建的台阶之下，有一条条暗沟，每当降雨季节，山水从各条水道汇集到低处的出口，因水势很急，发出声音，有如音乐那么悦耳。

伦布雷拉斯教授和夏鼐教授对这里的古迹频频摄影、画图，作了详细的记录，有时他们还用英语交谈对某一物件的看法。

我们以钦佩的心情欣赏了古代秘鲁人这一杰作之后，转赴秘鲁西海岸的塞钦。这里的文化遗址与恰文同时期，其特点是雕刻艺术的规模比恰文大，水平也更高些。在一个院子很大、方形建筑物的四周土墙上，嵌着88块巨石，石上刻着战旗、武士和人体的各个部位，据说这是对一场古代战争的记录。巨石之间的土墙上，则雕刻和绘画了鱼、虎等动物的形象。伦布雷拉斯教授介绍，这一带常年干旱无雨，有利于对文物的保护，虽然有相当部分的绘画和雕刻是在土墙上，仍能很好地保存下来，这是同恰文村的石雕不同的。类似塞钦的土墙雕刻，我在太平洋岸边的特鲁希略市附近的卡瓦略·穆埃尔托也见到过。在一座刚发掘出来的古庙土墙上，有3个美洲虎雕像，它们牙齿龇出，凶相毕露，表现了虎的威严。在特鲁希略市北边的奇克拉约镇一个博物馆里，我还看到恰文文化早期红陶土做的提梁壶、陶盆以及恰文文化后期的黑陶制品，上面都绘制了人或动物的种种姿态，栩栩如生。

恰文文化渊源久远，分布很广。远在3000~3500年前，这个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就已发展起来，那时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但文化相当发达，而且风格趋于统一。夏鼐教授说，恰文文化确实是使人惊叹的，它不仅古老，水平也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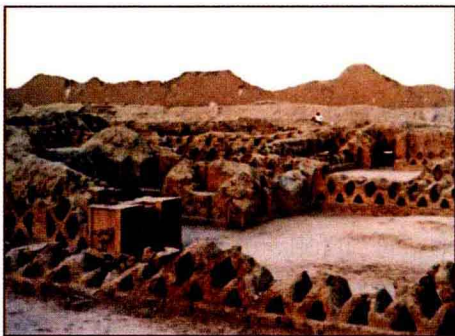
■ 印加文化

在考察了恰文文化遗址之后，接着考察了恰文以后的莫奇卡、瓦里、奇穆等历代王朝的遗址，最后我们来到了印加时期的首都库斯科和被认为是比库斯科更早，也做过印加人首都的马丘比丘。

群山环抱的库斯科坐落在海拔3416米的一个峡谷中，是一座有十几万人口的古城，在大石块铺砌而成的街道上，印第安人匆匆往来，进行着各



▲ 保存在瓦拉斯的石雕人像，秘鲁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是产生于印加文化最发达的莫奇卡地区。



▲ 奇穆帝国遗址。这个古老王国是印加帝国之前的一个小国，亦统称为前印加文化。

种交易活动。

12世纪的印加帝国已很繁荣。到了14世纪，它的版图已扩大到包括今天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的全部，以及哥伦比亚的南部，智利、阿根廷的北部，全国有了统一的语言——克丘亚语，各项事业都很发达。屹立于群峰之间、海拔3000米的马丘比丘城，虽早已人烟绝迹，但当年印加



▲ 印加人的葬人方法不是躺平，而是一种坐姿。人死之后用绳子将其双手、双膝捆绑在一起，并由其亲属陪葬。这张照片拍摄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历史博物馆。

人在它周围山坡上用巨石砌成的层层梯田，至今仍为人们赞叹不已！在库斯科，还保存着印加人当年使用的陶器、毛棉织品、青铜武器、金银首饰，还有一种用铜铸或石磨的五角形，据说是印加人武器的一种，他们作战时用绳子系住它，先是旋转起来，然后顺势掷向敌人。

在库斯科人类学博物馆，我们还看到两件稀奇的陈列品，一件是两具干尸。高高的玻璃橱里放着一个大人、一个小孩的尸体，并排相坐，全身为稻草绳所捆，只有头和脚裸露在外。据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这是印加人的风俗，大人死了，须有小孩陪葬，把他摆成坐着的姿势，放入墓中。死人面前还放着劳动工具，说是到了另

一个世界还得劳动。女尸面前除了劳动工具外，还增设装饰品。这种殡葬仪式在别的大陆似乎没有发现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还有一件陈列品是古印加人的披肩，上面绣着图案和一些弯弯曲曲有点像某种文字的线条，由此可见，古印加人已有相当的文化素养。

我们还看到印加历法的计算材料。现在看起来，觉得这些历法的计算有些烦琐，但它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它比恰文时期更为发达。博物馆的印加人使用过的度量衡是很精确的。它的长度单位为尺——相当于当时印加人成人的高度162厘米；重量以3.8克为单位；粮以斗计，每斗合27公升；甚至还有骨、木或银制的天平。不过，那时的印加人还没有创造出文字，他们是用绳结记事的。在利马的人类学博物馆，我看到过很长很长的印加人记事绳。这种绳是用羊和骆马的毛织成的，染成7种颜色，以绳结的形状、大小、结与结之间的距离，以及每个结在绳上所处的地位，记下生活中的各种要事。据说，当时的执政者就是通过邮政系统传递的记事绳来了解各地的收成、税收、账目，乃至敌情。

可惜的是，还有更多的印加文化没有保留下来，因为到了1532年，印加帝国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了。殖民主义者带来的，是灾难，他们粗暴地践踏了这里的一切。但是，印加人是不屈的，正如他们在歌曲《我的秘鲁》中所表达的：

作为秘鲁人，
我感到骄傲。
我幸运地
诞生在这美丽的太阳土地上。
倔犟的印加人，
宁死不屈，
为我们民族留下了伟大遗产，
——他们的勇敢精神。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
它卑贱吗？不，它高尚！
当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
它迅即起义，
打破枷锁，
——尽管死神已经来临！

这首民歌，令人怀念起印加人的战斗岁月。库斯科周围的巨石遗址——古城堡、要塞、烽火台……表现了印加人的斗争精神，他们当年就是利用这些同敌人进行战斗的。在那一场伟大的斗争里，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图帕克·阿马鲁，至今仍为人们敬仰。

当今的秘鲁人很注意保护他们祖先创造的文化，对已经发掘或正在发掘的文物都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在发掘卡瓦略·穆埃尔托一座恰文时期的古庙遗址过程中，我看到工人们特别精心，他们把土墙上的美洲虎壁雕，用塑料布覆盖好，掀开一点，把石雕像上的泥土剥离干净，随即又盖好，防止风吹日晒。在利马郊区，一个印加时期的土建筑在1970年时被地震毁坏，后来秘鲁文物保护工作者仿制了很多相似的土坯，进行修复。西班牙人从未占领过的马丘比丘也整饰一新。为保护好文物，秘鲁政府在全国文化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局，负责领导全国历史文物的考察、发掘、保护和修复，在每个重要古迹点，都竖有很大的告示牌，上面写着保护文物的法令，以引起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注意。

秘鲁政府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另一项工作，是把当年印加人民使用过的克丘亚语定为秘鲁的国语之一。不论是在重峦叠嶂的安第斯山脉，还是在黄沙起伏的太平洋边，我们访问过很多用克丘亚语命名的城市、地区和村庄。据了解，全国有300多万人讲克丘亚语，首都利马有两所克丘亚语学校。西班牙入侵者曾一再禁止使用这种语言，但印加人还是坚持下来了。1965年，秘鲁政府组织语言学家，根据目前使用的克丘亚语的文字，出版了克丘亚语教科书和克丘亚语—西班牙语字典。秘鲁全国性电台每天还定时进行克丘亚语广播。

古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所创造的文化，被他的后代继承下来了。

我们考察了33个分布于秘鲁安第斯山麓和太平洋沿岸的古代文化遗址，访问了12个博物馆。我们的所见所闻说明，文明古国秘鲁有很深的文化素养。



▲ 秘鲁首都利马市的人类学博物馆里陈列着印加时代的石刻。

秘鲁文化界对于中秘两国考古学家的聚会是极为高兴的。库斯科大学还特地授予夏鼐同志名誉教授的称号。夏鼐教授回国前在利马机场回答记者时说：“早就知道秘鲁是南美文明古国，通过访问，印象更深了。秘鲁的文物古迹保护得很好，很注意发扬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当问及亚洲和美洲在历史上的关系时，夏鼐教授表示：“美洲还没有发现人类进化的化石，但是，这儿很多人又和亚洲人面目相似，估计可能在一万年以前有人从亚洲通过白令海峡到美洲来。但是，还没有从出土的陶器、石刻等方面发现足够的证据，能够说明美洲的古文化是受亚洲影响的。”

夏鼐先生的访问匆匆结束了，在他的一行人乘上飞往墨西哥城班机的时候，我心里揣着一股难舍之情。在安第斯山的奔波日子里，这位老人勤勤恳恳，用流畅的英语同秘鲁同行交谈，古代的一城一地、一砖一瓦，只要他遇上了，就要尽可能弄个明白，科学而又严谨。他要走了，我觉得怅有若失，短短的相处，他给予我的知识太多太多，他要去墨西哥访问玛雅文化，我一心想跟随同去，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不过，夏鼐先生也有遗憾之处，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虽然到了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却未能去印加人的故乡的的喀喀湖，连陪同他访问的秘鲁考古学家伦布雷拉斯也不无遗憾地说：夏教授的访问是成功的，但还不是很完美。





神话与历史

在印加文明出现之前，这块土地上早已存在着人类，有许许多多小王国分布在安第斯山麓和太平洋沿岸。公元12世纪，新兴的印加人强大起来，建立了帝国，那些小国也被迫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对于印加的起源，有两种说法：

一是民间说法，实际上是神话，而且有两个版本。

版本之一：印加人始祖，也即第一个统治者，是曼科·图帕克一世（Manco Capac I）。他的原名是阿亚尔·曼科（Ayar Manco），有三个兄弟，名字叫阿亚尔·卡奇（Ayar Cachi）、阿亚尔·乌楚（Ayar Uchu）、阿亚尔·奥克卡（Ayar Auca）；有四个姐妹，名字叫玛玛·奥克约（Mama Ocllo）、玛玛·瓦科（Mama Huaco）、玛玛·科拉（Mama Cora）、玛玛·拉瓦（Mama Rahua）。他们居住在的的喀喀湖岸边一个叫帕克卡里·坦普（Paccari Tampu）的山洞里，自称是太阳神的子女。老大曼科领着弟弟、妹妹们和邻近乡亲，遵从太阳神的意旨，去寻求新的家园。一路上，历尽艰辛，三兄弟先后死了，剩下的人最后到达库斯科（Cuzco）山谷，曼科和他的妹妹奥克约成婚，生下辛奇·罗加（Sinchi Roca）——在其父去世之后，成了印加帝国第二代统治者。辛奇·罗加称帝之后，极力扩大帝国的疆域，兴修水利，倡导穿耳，在耳洞里饰以圆形金箔，故印加人又被称为“大耳人”。辛奇·罗加在位30年，传说死时已达127岁。

版本之二：太阳神在的的喀喀湖里创造了一对男女，男的叫曼科·卡帕